



宠物
pet sematary
公墓

[美] 斯蒂芬·金 著

韩满玲 李晞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宠物
pet sematary
公墓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宠物公墓/ (美) 金 (King, S.) 著; 韩满玲, 李晞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12

书名原文: Pet Sematary

ISBN 978-7-5327-4893-8

I. 宠… II. ①金…②韩…③李…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6666 号

Stephen King

Pet Sematary

Copyright © 1983 by Stephen King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 Vicananza,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7-719 号

宠物公墓

〔美〕斯蒂芬·金/著 韩满玲 李晞/译

责任编辑/管舒宁 装帧设计/胡枫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75 插页 2 字数 274,000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册

ISBN 978-7-5327-4893-8/I·2736

定价: 32.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T: 0571-85135604

以下是一些曾写过书的人，告诉人们他们做了什么，为什么做这些事：

约翰·迪恩，亨利·基辛格，阿道夫·希特勒，卡莱尔·柴斯曼，杰卜·麦哥路德，拿破仑，泰利兰德，迪斯拉利，罗伯特·希默曼（即鲍伯·迪兰），洛克，查尔顿·海斯顿，艾劳尔·弗林，阿亚图拉·霍梅尼，甘地，查尔斯·奥尔森，查尔斯·考尔森，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某医生……

大部分人认为上帝也曾写过一部《圣经》或几部《圣经》，告诉人们他做了什么，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为什么做这些事，由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又相信人是按上帝的模样创造的，因此上帝也可被看作人……或者，更确切地说，被看作大写的人。

以下是一些未曾写过书的人，但是却也告诉人们他们做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埋葬了希特勒的人，给约翰·威尔克斯·布斯^①做尸检的人，为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的尸体做防腐的人，为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尸体做防腐的人，虽然大部分殡仪员说他的防腐术并不太好。还有四十个在琼斯顿城清理尸体的人，他们搬运装着尸体的袋子，用市公园管理员常带着的尖钉戳起纸杯，赶着苍蝇。以及火葬了威廉·霍尔顿的人，把亚力山大大帝的尸体放入金棺以使它不腐烂的人，将埃及法老制成木乃伊的人。

死亡是一种神秘，而埋葬是一种秘密。

目 录

第一部 宠物公墓

1

第二部 密克马克坟场

257

第三部 伟大的恐怖的奥芝

427

第一部

宠物公墓^①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

门徒互相看看，有些人不知道耶稣的话是带有比喻含义的，他们笑着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

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是的……如今我们去他那儿吧。”

——《约翰福音》

① 原文系 Pet Sematary。但公墓一词，英语应为 cemetery。系作者有意为之。参见第 33 页。

1

路易斯·克利德三岁就失去了父亲，也从不知道祖父是谁，他没料想到在自己步入中年时，却遇到了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事实如此，作为成人，又是人近中年时才遇到这样一位年纪上本可以做他父亲的人，克利德只好称这位老人为朋友。他是在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搬进拉德洛镇这所白色大板房的那个傍晚见到这个老人的。温斯顿·丘吉尔同他们一起搬了进去。丘吉是他女儿艾琳养的小猫。

起初克利德开车带着一家人在他将任职的大学附近找房子，但进展缓慢，在学校附近可步行的范围内找这样一所房子就像大海捞针。在他们即将找到那所房子时——所有的界标都对……恰如恺撒大帝被刺身亡的那个夜晚的占星图般清晰，路易斯厌倦地想——大家都已疲惫不堪、紧张烦躁、急切不已了。小儿子盖奇正在长牙，几乎一刻不停地在胡闹，不管妻子瑞琪儿给他唱了多少支催眠曲，他就是不睡。即使已经不该给他吃奶了，瑞琪儿还是给他喂奶，想让孩子安静下来。盖奇和妈妈一样了解自己的晚餐时间，可能比妈妈还清楚这个时间，于是立刻用他那刚刚长出的新牙咬了妈妈一口。瑞琪儿心里不快，因为她还不清楚从自己熟悉的生于斯长于斯的芝加哥搬到缅因州是否正确，又被儿子咬了一口，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女儿艾琳也立刻跟着哭起来。在旅行轿车的后座上，小猫丘吉烦躁不安地走来走

去，从他们开车离开芝加哥已有三天了，它一直这样。原先丘吉被关在笼子里，可它不停地哀嚎，他们只好把它放了出来，它那烦躁不安的走动几乎一样让人心烦意乱。

路易斯觉得自己也要哭了。一个疯狂的却很有吸引力的想法突然闯入他的脑海：他将建议大家回到班戈去吃点东西，等等拉行李的货车，当他的三个家人下了车后，他就一踩油门，头也不回地开跑，管它那四缸汽化器会耗掉他多少昂贵的汽油呢。他将开车向南，一路开到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在那儿他将改名换姓，到迪斯尼世界找份工作，做个医生。不过在他开上南部州界 95 号收费高速公路前，他会在路边停下来，把那只该死的猫扔掉。

这么想着，车子又拐了最后一道弯，直到那时，他才见到了那所房子。在他确定得到缅因大学的职位后，他曾乘飞机来看过他们从照片里挑选的七所房子里的每一所，最后选中了这个。这是一所古老的新英格兰殖民时期的大房子，不过刚刚加固装修了，隔热、取暖都不错，虽然价钱贵了些，不过从消费角度来看还不算太离谱。楼下有三个大房间，楼上还有四个房间。一个长长的遮阳棚，以后也可改建成更多的房间。房子四周是一片郁郁葱葱蔓延生长的草地，即便在这八月的酷暑下，草叶依然茂盛葱绿。

房子的另一边有一大块可供孩子们玩耍的田地，田地的那边是无边无垠的树林。房地产经纪人曾说过，这块地产处于州界，在可预知的将来一段时间内不会被开发。密克马克印第安部落人的后代在拉德洛镇及其东部的城镇占有近八千英亩的土地，错综复杂的诉讼案件，包括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也许会一直延续到下个世纪。

瑞琪儿突然停止了哭泣。她坐直了身子说，“那就是——”

“是的，”路易斯说。他有点不安——不，他觉得害怕。事实上，

他被吓住了。他将他们今后十二年的生活都抵押在了这所房子上，直到艾琳十七岁，他们才能偿清贷款。

他咽了口唾沫。

“你觉得怎么样？”

“我认为漂亮极了，”瑞琪儿说。路易斯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能看出妻子没有开玩笑，她的确就是这么想的。在沥青铺就的车道上绕行到后面的遮阳棚时，他看到妻子的眼睛在扫视着空无窗帘的窗子，也许她的脑子里想着该用什么样的窗帘和碗橱上铺什么样的油布了吧，天知道她还想着些什么。

“爸爸？”艾琳在后座上说。她也不哭了。就是盖奇也不再吵闹了。路易斯觉察到了那份寂静。

“怎么了，亲爱的？”

艾琳的眼睛在后视镜的反射和深色金发的映衬下呈现出棕色，她也在扫视着房子、草地、远处另一所房子的屋顶和延伸到树林的大块田地。

“这就是家吗？”

“很快就会是了，宝贝。”路易斯回答道。

“万岁！”她大叫起来，几乎要震破了他的耳膜。路易斯有时对女儿很生气，不过要是他在奥兰多见到迪斯尼世界的话，他就不会介意女儿的叫声了。

他把车停在遮阳棚前，关闭了发动机。

发动机停了。经历了芝加哥、路普和州际公路上的喧闹后，在一片寂静中，在夕阳西下的傍晚，他们听到一只鸟儿在甜美地歌唱。

“家，”瑞琪儿轻轻地说，她仍在看着那所房子。

“家，”盖奇坐在妈妈的膝盖上，自鸣得意地说。

路易斯和瑞琪儿彼此看了一下，透过后视镜，他们看到艾琳瞪大了眼睛。

“你——”

“他——”

“那是——”

他们一起说，接着又一起大笑起来。盖奇没注意这些，他一直在吮吸大拇指。他现在会叫“妈”几乎已有一个月了，而且看到或想到路易斯时他也已经能勉强发出“巴”这个音了。

但这次，也许只是碰巧模仿，他的确说出了一个字，家。

路易斯从妻子膝盖上抱起儿子，紧紧地搂着他。

他们就这样来到了拉德洛镇。

2

在路易斯·克利德的记忆中，有一刻总带有一种神奇的色彩——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因为这一刻确实神奇，但更主要的是因为那天整个傍晚都那么慌乱。后来的三个小时里，他们既无安宁平静又无能为力。

路易斯本来把房子钥匙放在一个小吕宋纸信封里了（他是一个做事有条理的人，这才是路易斯·克利德的做事方式），信封上他还标注着“拉德洛镇房子钥匙，6月29日收到”。他把信封及钥匙放在了车中的小储藏柜里，他对此确信无疑，可现在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他一边找，一边越来越烦躁起来。瑞琪儿背着盖奇跟着艾琳一起

向田间的一棵树走去。正当他在车座下找第三遍时，突然听到女儿的尖叫声，接着是她大哭的声音。

“路易斯！”瑞琪儿叫他，“艾琳受伤了！”

艾琳在一个车道转弯处跌倒了，膝盖撞在一块石头上。伤口很浅，可她却像个断了条腿的人一样尖叫着，路易斯想（他这么想可真有点冷酷无情）。他向马路对面的房子扫了一眼，那所房子客厅里的灯亮了。

“好了，艾琳，”他说。“够了，那边的人会以为有人被杀了呢。”

“可是我疼！”

路易斯强压怒火，默默地走回汽车那儿。钥匙仍然没有，不过急救包还在小储藏柜里。他拿了急救包返回来。艾琳见到急救包，开始叫得比先前的声音更大了。

“不！我不要涂那种蜚人的东西！爸爸，我不要涂那种蜚人的东西！不——”

“艾琳，这只不过是红药水，而且它也不蜚人——”

“好孩子，听话，”瑞琪儿说，“它只不过——”

“不——不——不——”

“你给我别叫了，要不我打你屁股。”路易斯说。

“她有点累了，路。”瑞琪儿静静地说。

“是，我知道她的感觉。把她的腿露出来。”

瑞琪儿将盖奇放下来，把艾琳的裤腿挽上去，按着艾琳的腿，路易斯给她抹上了红药水，尽管她歇斯底里地不断叫着。

“有人从街对面的那所房子里出来了，走到门廊那儿了。”瑞琪儿抱起盖奇说。他已经开始要从草丛中爬走了。

“真不错，”路易斯含糊地说。

“路，艾琳她——”

“累了，我知道。”他盖上红药水瓶，严厉地看着女儿说，“好了。伤口并不严重。你得承认，艾琳。”

“可我疼啊！我真的受伤了，我疼——”

路易斯手痒得直想揍她，他紧紧用手抓住自己的腿，控制着自己。

“你找到钥匙了吗？”瑞琪儿问。

“还没有，”路易斯回答，他猛地关上急救包，站了起来。“我再——”

盖奇开始尖叫起来。他不是在捣乱，也不是在哭喊，而真的是在尖叫，身子还在瑞琪儿的怀里扭动。

“他怎么啦？”瑞琪儿大叫道，慌乱地把孩子擦给路易斯。路易斯想，这就是嫁给医生的优点之一，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孩子看起来有点紧急情况，都可以把孩子往丈夫那儿一推了之。“路易斯！他怎么——”

孩子正疯狂地边抓挠着自己的脖子，边狂叫着。路易斯迅速接过儿子，翻过他的身子，看到孩子的脖子侧面鼓起一个白色的疙瘩。他的连衫裤裤带上有个毛茸茸的东西在轻轻蠕动。

艾琳本来已经有些安静下来了，又开始尖叫起来，“蜜蜂！蜜蜂！蜜——蜂！”她向后一跳，又被刚刚绊倒她的那块突出的石头绊了一跤，重重地跌倒在地上，带着疼痛、惊异和恐惧，她又开始大哭起来。

路易斯纳闷地想：唉，怎么了？我真要疯了。

“想点办法，路易斯！你不能做点儿什么吗？”

“必须把螫针弄出来，”他们身后一个声音慢吞吞地说。“这就是

解决问题之道。恰当的办法是：把螫针弄出来，然后涂些小苏打。疙瘩就会下去了。”这声音充满了东南部地区的口音，路易斯那疲惫的、混乱的脑子用了会儿时间才反应过来那一口土话：弄出刺涂上小苏打，它就下去了。

路易斯转过身来，看到一位老人站在草地上，他也许已有七十岁了，但依然精神矍铄，身体健康。老人穿着件蓝色的钱布雷衬衫，露着满是褶皱的脖子，脸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嘴里叼着根不带过滤嘴的香烟。路易斯瞧着他用拇指和食指掐灭烟，仔细地放在口袋里，然后伸出双手，向他们狡黠地微笑着。路易斯立刻就喜欢上了这微笑，他可不是个易于对别人产生好感并很快就喜欢上别人的人。

“医生，我班门弄斧了。”老人说。就这样，路易斯遇到了乍得森·克兰道尔，一个年纪上本应该是他父亲一样的人。

3

克兰道尔说他看到他们一家开车穿过街道来到这儿，接着好像有点儿手忙脚乱，所以他来看看能不能帮点忙。

路易斯抱着儿子，让他靠在自己的肩膀上。克兰道尔走近了些，看了看盖奇脖子上的肿块，然后伸出一只粗短的、扭曲变形的手来。他的手看上去极其笨拙，几乎跟盖奇的头一样大。瑞琪儿张嘴想阻止，话还没出口，只见老人手指灵活一动，蜜蜂的螫刺已在他的手掌心里了，他的手指活动得果断坚决，灵巧得就像能让牌在指间自由移动的人的手指，或者像用硬币变戏法的魔术师的手指。

“这刺真够大的了，虽不能说是冠军，我猜也足以授勋了。”老人说。路易斯大笑起来。

克兰道尔带着那种狡黠的微笑看着路易斯，说，“当然，非比寻常啊，不是吗？”

“妈妈，他在说什么呢？”艾琳问。瑞琪儿也大笑起来。当然，这太不礼貌了，不过没关系。克兰道尔从口袋里拿出一盒切斯特菲尔德牌大雪茄，抽出一支塞到嘴角，边向这群大笑的人高兴地点点头，边用大拇指的指甲盖擦亮了一根木制火柴。就是被蜂给蜇了的盖奇，也不顾肿痛，哈哈大笑起来。路易斯想，老人总有他们的诀窍，虽然是小诀窍，但有些相当不错。

路易斯停止了大笑，伸出没托着盖奇那尿湿了的屁股的手，说，“见到您很高兴，您是——？”

“乍得·克兰道尔，”老人边握手边说，“我想，您就是那位医生了？”

“是的。我叫路易斯·克利德。这是我妻子瑞琪儿，这个是我女儿艾琳，让蜂给蜇了的是我儿子盖奇。”

“很高兴认识你们大家。”

“我本不是要大笑……我是说，我们没想大笑……我们只是……有点儿累了。”

这话和这种掩饰又使他叽叽咯咯地笑起来。他觉得累极了。

克兰道尔点点头，“当然，你们都累了。”话从他的嘴里出来就变成了“当瓢，你们都乐了”。他看了一眼瑞琪儿，“克利德太太，为什么您不带着您的小儿子和女儿过去到我们家坐会儿呢？我们可以用面巾蘸些小苏打给孩子敷一下，减轻些疼痛。我妻子也很想认识你们呢。她不太出门，最近两三年她的关节炎变得严重了。”

瑞琪儿看了一眼路易斯，路易斯点了点头。

“那太好了，谢谢您，克兰道尔先生。”

“噢，叫我乍得好了。”

突然，传来了洪亮的汽车喇叭声，接着是发动机熄灭的声音，然后人们看到那辆蓝色大货车拐了弯，隆隆地开进了车道。

“噢，老天，我还没找到钥匙呢。”路易斯说。

“没关系，”克兰道尔说，“我有一串。克利夫兰夫妇给过我一串钥匙。他们以前住在你们这所房子里，一定已经有十四五年了。他们在这儿住了很长时间。克利夫兰太太是我妻子最好的朋友。她两年前去逝了。比尔去了奥灵顿的老年人公寓。我去把那些钥匙拿来，它们现在属于你们了。”

“太谢谢您了，克兰道尔先生。”瑞琪儿说。

“别客气，”老人说。“我们一直盼着能有年轻人来做邻居呢。克利德太太，过马路时要看好孩子们，路上有很多大卡车。”不过他把年轻人给说成了“娘亲人”，这对从中西部搬过来的路易斯一家来说就像听外语一样。

接着蓝色大货车的车门一响，从驾驶室里跳下来几个搬家公司的人，向他们走来。

艾琳有点儿走神了。这时，她问：“爸爸，那是什么？”

路易斯已经开始向搬家公司的人走去了，听到女儿的问话，回头一看，只见田地边缘，草地尽头，一片夏季茂盛生长的野草丛中有一条约四英尺宽的平整的、被人修剪过的狭窄的小路，环山而上，穿过一丛低矮的灌木和一片白桦林，消失在远方。

“好像是条小路什么的。”路易斯回答女儿说。

“噢，是的，”克兰道尔笑着说，“是条路，小姐。以后有时间再

告诉你。你想来我家，我们一起给你的小弟弟在被蜜蜂蜇的地方抹上点儿小苏打吗？”

“当然想了，”艾琳说，接着又带着某种希望似的加了一句，“小苏打蜇人吗？”

4

克兰道尔取回钥匙时，路易斯也找到了自己的那串。原来汽车小储藏柜上有条缝，装钥匙的小信封掉到金属线架里了。他弄出钥匙，开了门，让搬运工往房子里搬东西。克兰道尔把另一串钥匙也给了他。钥匙拴在一条旧的、已无光泽了的链子上。路易斯谢了老人，漫不经心地把钥匙放进口袋里，看着搬运工搬运那些箱子、梳妆台和衣柜等等他们结婚十年来积攒的东西。看着这些东西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有的还要丢掉，他想，不过是箱子里的一堆破烂，突然，他心头一阵忧伤和沮丧——他想，这也许是人们所说的想家的感觉吧。

“有点像被拔了根，被移植了的感觉吧。”克兰道尔突然在他身边说，路易斯吓了一跳。

“好像您知道这种感觉似的。”路易斯说。

“不，事实上我不知道。”克兰道尔啪的一声擦燃一根火柴，点着支烟，火焰在降临的黄昏的阴影里闪闪发亮。“我爸爸盖了路对面的那所房子，带来了他的妻子和孩子。那孩子就是我，刚好生于1900年。”

“那您——”